

当代
争鸣
小说丛书

今夜好难熬

● JIN YE HAONAN AO

● 主编 贲 舍 ●

● 青岛出版社



● 当代争鸣小说丛书

主编 贲 舍

今夜好难熬

● 青岛出版社



鲁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王永乐
封面画 陈全胜
封面设计 向 奇

当代争鸣小说丛书

今夜好难熬

贲 舍 主编

*

青岛出版社出版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邮政编码:26607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胶南市印刷厂印刷

*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32 开(850×1168 毫米) 13.25 印张 2 插页 329 千字

印数 1—10110

ISBN 7-5436-1191-0/I·172

定价:15.60 元

《当代争鸣小说丛书》总序

贡 舍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正确方针。文艺作品一旦发表，就成为一种社会财富，对它的成败得失，应该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衡量评价。文艺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渗透着作者对社会理想、情态、变异的独特理解与体验，张扬着作者的特有个性、爱好与趣味，因此，不同读者对它的认识与评价，往往会产生许多差别，这是人们在阅读欣赏文艺作品时经常发生的现象，是一种正常的审美结果。开展经常性的文艺评论，让大家把自己对所读作品的看法充分发表出来，进行平等的说理的讨论与争鸣，互相启发与探讨，将有助于矫正每个人认识上的偏颇，更加客观公允地对作品在思想与艺术上的价值水平，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做，也可以帮助作者正确认识自己作品的高低优劣，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不断探索创新，以便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新作。显然，在文艺界创造一种平等友善、充分说理、如切如磋的良好讨论争鸣空气，是非常有利于提高文艺创作的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文艺更大繁荣发展的。

Gon62/24

为了支持鼓励文艺争鸣的发展与提高,并通过文艺争鸣的方式,引导广大文学爱好者科学地分析鉴赏文艺作品,提高自己的认识与审美能力,我们编选了这套《当代争鸣小说丛书》,将有争议的小说原作,与不同观点的争鸣文章一并选录进来,使读者们同时读到小说及其争论文章,便于互相比照,触发思考,对小说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样来阅读理解小说作品,比之于只阅读小说本身,更有兴味,更有情趣,更有益处。

文艺创作与评论要得到健康的发展,要旨在于坚持文艺的“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认识社会生活与分析文艺作品。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吸收古今中外人民群众与文艺家们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艺术成果,弘扬社会主义时代精神,树立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为创造最新最美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艺,为促进世界进步新文艺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992年6月于青岛

目 录

《当代争鸣小说丛书》总序..... 贲 舍(1)

关于未婚先孕 周崇贤(1)

《关于未婚先孕》的喜与忧 梁秀辰(21)

笼罩在现代文明中的阴影 张魁星(25)

生命的咒语 于艾香(29)

它诅咒怎样的性爱 古 韜(70)

小说的概念游戏 王 绯(76)

今夜好难熬 王世春(80)

天真的善良 徐亚平(94)

当代农村“土皇帝”的心态 张魁星(97)

推荐《今夜好难熬》..... 湖北钟祥市胡集部分读者(101)

舍利子..... 查拉独几(103)

我们怎么了? 筱 吾(117)

文学需要什么样的底蕴? 雪 原(121)

巫和某某先生·····	赵 玫(125)
幻想的游戏·····	孙 珉(133)
谣言止于巫术? ·····	朱铁志(137)

情幻·····	张 旻(140)
亦真亦幻的叙述迷宫·····	田 来(189)
有懈可击的文本实验·····	斯 云(195)

寻找故事·····	邢小利(198)
颓废:既是一种表现,更是一种批判·····	董晓宇(227)
故事,向何处寻找? ·····	宋 强(232)

果园的主人·····	周克芹(236)
一幅描绘我国农村现实生活的生动画卷·····	沙 汀(322)
人的真谛是自私的吗? ·····	张鸿剑(326)
颂歌·忧歌·挽歌·····	孙武臣(329)

人精·····	王旭烽(335)
《人精》随想·····	小 流(355)
这也是爱情吗? ·····	海 星(359)

谜样的黄昏·····	扎西达娃(362)
双手写的书,她读懂了 ·····	尹爱苏(374)
爱的选择,生活的歧途 ·····	杨 棣(378)

糟糠之妻·····	张 平(382)
仅仅把人写活是不够的·····	丁 东(394)

也谈《糟糠之妻》.....	席 扬(398)
惑.....	畅建康(401)
仅仅因为维纳斯、缪斯是外国人吗?	徐双喜(411)
呼唤人性的复苏.....	张锐峰(415)

关于未婚先孕

周崇贤

有许多怀了孩子的女人，那张原本还蛮可人的脸蛋儿老爱长出一些无伤大雅但又令男子汉大丈夫们深恶痛绝的雀斑，张牛大很早以前就担心并提防着这一点。

幸好林七妹与众不同，她怀上了胎儿之后，非但与黑斑块无缘，还长得红粉花飞，愈发地水灵鲜嫩了。这就使张牛大悄悄地高兴了一阵子，又暗暗地得意了一阵子。

瞧我张牛大的女人！

确切一点说，林七妹还不是张牛大的女人，他们未经法律许可便没有夫妻名分，只不过这个时代是务实的时代，凡认识或知道张牛大和林七妹的人，有哪一个敢不承认他们是夫妻？

这个时候，张牛大正为林七妹怀孕的事情焦头烂额。

张牛大老担心那个孩子与自己无关。这么想啊想，忽然间他就想到了一个名字叫霍宝的二流子，那个二流子一直对七妹垂涎三尺（甚至垂涎九尺），尽管林七妹从来对他都是横眉竖目没个好脸

色，但谁又敢保证那个二流子没有采用其它卑鄙手段（比如暴力）迫使七妹就范？

“去医院引产。”张牛大忽然狠声说。林七妹被吓了一跳，同时感到肚子里的小生命撒欢似的伸了伸胳膊，或者是踢了踢腿儿。她的心往下沉，又晃悠了一下，便有一股子寒意慢慢爬上来。

“你说啥？”

“我说打胎，打胎你懂不懂？”张牛大说得很急，说完之后他有一种虚脱的感觉。林七妹似乎还未听清张牛大说了些什么，她疑疑惑惑地望着张牛大那张恶狠狠的脸呆了一会儿，然后，用手护着肚子，再一次感觉到了那里边的小家伙轻微的搏动。

夜的帷幕刚刚落下不久，远处那片灯火灿烂辉煌的地方是小镇的工业开发区，一幢幢的楼房就好像一只只千眼怪兽，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若有所思。张牛大和林七妹租下的窝棚原本是当地村民的弃屋，那屋子低矮狭小而且潮湿，极有可能是人家从前养猪喂狗堆灰积粪的地方，而今废弃了，稍稍打理打理，便以几十元的租金出租给张牛大和林七妹，让他们把这间破屋视如珍宝般的当作洞房，以便随时享受二人世界里种种秘不可宣的情趣。因此搬进这间小屋的第一个晚上，他们砰地关上那道用破木板拼凑而成的门，倒在床上抱得紧紧。

“这下好了。”林七妹说。

是的，这下好了，二人同睡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有谁突然出现，惊飞了一对鸳鸯，也不用提防某个倒霉蛋突然撞来发现他们二人共枕，然后不依不饶要求有福同享，否则便捉奸捉双声张出去，丢尽他们的脸面。就像那一次，张牛大和林七妹在野外正亲热，却听见不远处有人吹口哨，二人大惊之下抬头一看，是霍宝，当下便停止了亲热，正经着脸孔严阵以待。可霍宝仍旧旁若无人地吹他的口哨，不靠近也不离开，分明有意败他们的兴致，却又装着什么也不知道。张牛大愤怒地瞪视着霍宝的背影，他真恨不能冲上去左右

开弓，甩他几个大嘴巴，再踢他一个狗抢屎，但忽然间他又悲哀起来，他知道自己没有那个胆子，霍宝这个二流子有一帮哥儿们，全是些不好惹的人物，惹恼了，恐怕皮肉之苦在所难免。

“牛，咱们租间房子吧。”林七妹可怜兮兮地说，把头埋在张牛大的怀里，温柔地拱动着。张牛大默不作声地想了想，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二流子霍宝可能从心里边爱着七妹，但又因为一个什么缘故没有向七妹表白，可他又不愿意其他人占有七妹，就侦探似的跟在他们身后，搅扰他们，不让他们亲热。于是张牛大恨声说：

“租，老子气歪他的嘴。”

随即租了屋，虽说破破烂烂的屋子刮风时八面通气，下雨时上漏下浸，但毕竟不用担心被人撞见那男女间颇不好意思的勾当了。

可是现在，因为林七妹怀了孕，两口子一筹莫展，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

二

怎么办？如果依了张牛大的意思去医院堕胎，那种与生俱来的母性又使林七妹不得不考虑再三。那肚子里的小家伙似乎已经预感到了灭顶的灾难正一步一步地向他迫近，于是他在里边心慌意乱，惊惊惶惶地蹦跳跃动，借此来传递一种鲜活的生命的消息，以勾起母亲慈爱的天性，然后与那个出馊主意的叫张牛大的父亲抗争，然后再执拗地护着他安安全全地降临人世。

也许是因为母爱的伟大，也许又是因为肚里的生命令人向往不已，总之林七妹斟酌思量，最终没有狠下心来。

“把孩子生下来吧？”林七妹躺在床上，费力地翻过身来面对张牛大。

“生？这么简单？”张牛大把手搭在林七妹的身上，觉得汗津津的，便抽回手，说：“你以为你多大了？你才十九岁，就当妈妈，好意

思？”

“有啥不好意思的？好意思干那事儿就不好意思当妈么？奇怪！”林七妹说。但说了之后也觉得这的确不太好意思，全厂那么多外来妹，虽说也有不少人偷偷干着那不好意思的事儿，但人家有经验，多半不会让种子落入窝窝里去，即使落进去了，也在它刚刚萌芽的时候就掐死了它，神不知鬼不觉的，便可以以正正经经的面孔出现。想到这儿的时候，肚子里的小家伙又动了一下，林七妹的心里边就有了一种新奇的幸福的感觉。她忽然想和张牛大开开玩笑，便伸手捅了他一下，说：

“就是你，不顾死活穷欢乐，这下子好了，折腾出一灾祸来了！”

“反正这娃儿不能要。”张牛大说，“生下来就得罚款几千块钱，上哪儿弄去？”

“我们打工挣嘛。”林七妹说。

“挣？怎么挣？我累死累活的，一个月才三百多块，还得除生活费房租费水电费。你生了娃儿能上班挣钱？上医院坐月子营养滋补，都要钱哪，你以为这笔开支小了点么？再说，今后娃儿哪个带？你不可能不做工专门养娃儿吧？我可没本事拖家带口。”

“生下来，抱回家叫我妈带。”

“你妈？她不死才怪哩，一个独生女儿跑广东两三年，十八九岁就给她生了个外孙，你以为她会表扬你？”

“可他是你的骨肉啊张牛大！”

“我知道他是我的骨肉，但我们这么小的年龄，如果有了娃儿，这……这算哪门子事儿呀？”张牛大说完，禁不住接连打了两个呵欠，偏头沉沉睡去。

林七妹却是怎么也睡不着，她双手轻轻地抚摸隆起的小腹，睁着眼睛想心事。她前前后后地回忆了一下刚才张牛大说的那些话，觉得也有他的道理。是啊，如果自己生了孩子，那么，面前的困难不知有多少。件件桩桩可能会遇上的事情在林七妹沉思的时候

纷沓而至，搅得她好生烦恼。别的先不说，单单自家父母那一关，也不是轻易就可以通过的，毕竟，自个儿未婚先孕且小小年纪就抱着孩儿回去，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无论父母的思想是守旧还是开放，要接受这么一个事实，恐怕还需要一段过程；但如果去医院堕胎，这活生生的骨肉就将永远离她而去，成为一个萎缩的丑陋无比的死尸，不管怎么说，林七妹都下不了这个决心……想啊想啊，林七妹便昏昏然睡过去了。她觉得自己如仙子般飘了起来，然后她看见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童子远远地向她甜笑，稚嫩的声音清亮地响着：

“妈妈——”

“孩子——”

林七妹激动地奔过去，可是突然间张牛大出现了，他黑着脸怒气冲冲地一把抓住那童子，然后提起他的足朝云端下边猛力摔去。

林七妹大惊失色，蓦然醒来，她啪的一巴掌打在张牛大身上，又抓住他的肩头使劲摇了几摇，胸中那颗被惊吓的心咚咚地跳个不停。

张牛大挨了重重一巴掌，以为林七妹睡不着故意弄醒他，但他立即又想到可能是天亮了，林七妹叫他起床哩。

“天亮了么？”他问。

“没亮。”林七妹说。

“没亮你打醒我干吗？”张牛大嘟哝着，连眼睛都未睁一下。林七妹瞄了瞄屋顶的亮瓦，发现天色真的微微透明了。

三

林七妹肚里那小家伙得以见天日，也许应该感谢霍宝，这个平常看上去流里流气的家伙，在林七妹决心上医院堕胎的时候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而那几句话竟使林七妹好不容易才有了决

心彻底动摇了，最终改变了主意。那阵子张牛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嘴巴都说出了血泡儿，才使林七妹勉强答应去医院动手术，但当他们两口儿到了医院门口，却碰上了个头不高，其貌不扬的霍宝。张牛大和林七妹装着没看见他，准备侧身过去，谁知那家伙推着自行车故意横着走，恰恰挡住了张牛大和林七妹的去路。他望着林七妹那沉甸甸的身子，又看了看她依然漂亮的脸，然后笑嘻嘻地说：

“七妹，你有没有听见肚子里的那小东西唱歌？他唱的是《世上只有妈妈好》，你听见没有？”

林七妹的心颤了一下，立即觉得肚子里有了动静，岂止是唱歌，那小东西还会跳舞哩！一霎时，母性的慈爱充溢着她的整个心房，她轻轻地对张牛大说：

“我们回去吧。”

张牛大迷迷瞪瞪地问：“回、回哪儿？”

“我不去了，我要把娃儿生下来。”林七妹说。

张牛大没想到自己耗费了那么多的口舌，好不容易才把她说动了，却让眼前这二流子三下五除二，简简单单几句话就给全部作废了，气得他须发倒竖，瞪着眼睛冲林七妹大吼一声：

“你胡闹！”

“胡闹就胡闹，反正我不去医院了。”

“你敢！”

林七妹大声说：“你有什么权利冲我发脾气？这肚子出了问题，我没叫你负责就是对你客气了，你还要怎么样？”

张牛大气得直翻白眼，他猛一甩手说：“我没权利我没权利，反正与我无关，老子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倒了八辈子大霉，撞了九千个大头鬼，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说完拔腿就走，仍下大腹便便的林七妹呆立着。

霍宝眨了眨眼睛，说：“这张牛大真不是东西，妈的有七妹这样

的女人给他生娃儿，还嫌碍事，真他娘的邪乎了。”他看了一眼林七妹，见她还是一副傻呆呆的模样，便壮着胆儿拉了拉她的手，并轻声唤她：“七妹，七妹。”

林七妹蓦的一惊，她啪地甩掉霍宝的手气恼地说：“谁是你七妹？鬼大爷才是你七妹。”然后，她不再理会霍宝，转身蹒跚地往回走。街上，有好多人在看她。

霍宝像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骑上自行车，一溜烟地不见了。

林七妹一步一步地挪回家里，累得气都快喘不过来了，刚歇了一会儿又和张牛大吵了一架。吵过之后便闷闷地憋在屋子里，谁也不理谁。张牛大不能不气，自己专门请了假陪这娘儿们上医院，劳心费神却又成了瞎子点灯白耗油。就因为霍宝那几句狗屁话，林七妹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临时变卦使自己前功尽弃。轮上谁，都不会做到如没事儿一般。林七妹呢，被张牛大这小子搞得没模没样的，还得听他训话由他吼叫，也不可能不来气儿。两个人这个时候都在气头上，却听见笃笃笃的敲门声。

“没人！”张牛大恶声恶气地吼了一声。

门外便响起了一阵叽哩咕噜的广东话。张牛大听出是房东的声音，很不情愿地过去开了门：“什么事？”

“没什么事。”房东说，同时望了一眼屋里边的林七妹。

张牛大气得牙齿咯嘣咯嘣脆响，心说你他妈的没事儿找老子消遣是不是？老子这两天心头正窝火哩，说不准就想捶你杂种一顿。

“小张啊，你们到底有没有结婚证和生育证？”房东说，“这几天上头追得紧，如果你们违反政策，今后让上头的干部知道了，不但要罚你的钱，还要追究我的责任呀。”

张牛大朝他挤出一个哭似的笑容说：“有啊有啊，不早就给你说了吗？都在厂里压着哩，不信你打个电话问问去，行不？”

房东说：“年轻人还是老实一点好，油头滑脑的没个好下场。如

果没结婚，就叫你老婆最好少出门，有了麻烦大家都不好说，对不对？”

张牛大连连点头说：“知道了知道了。真谢谢你呀。”

刚关上门，正准备和林七妹搭个话头儿，再谈判谈判，可门外边又响起了敲门声，不，简直是打门声砰砰砰的像是在练拳脚。

张牛大火冒三丈，猛地拉开门往当中一站，准备把来人骂个狗血喷头。当他对门外人怒目而视，却一下子傻眼了。

门外面站着霍宝和老板的秘书文小姐。

张牛大手足无措，不知该不该请文小姐进屋。这个时候，林七妹走了过来。

“请进呀。”她说。张牛大这才手忙脚乱地把文小姐和霍宝让进屋，心中疑云迭起。

“我姓文。”文小姐对林七妹说，“在牛大厂里工作。你就叫我文姐吧。”

张牛大这才想起告诉林七妹说：“她是文秘书文小姐。”

林七妹喔了一声。

霍宝神秘兮兮地把张牛大拉出门去，咕咕噜噜地说着一件什么事儿；文小姐也和林七妹在屋里小声地谈着。最后文小姐亲热地拉着林七妹的手说：“等你的好消息。”霍宝则在张牛大的胸膛上捶了一拳说：“你他妈的算交上好运了。”

林七妹的眼神有些忧郁。

张牛大却是大喜过望。

晚上，两口子没再吵架，只是在黑夜里嘀咕了好一阵子。最后似乎和好如初。

夜很静，静得意味深长。

四

老板有老婆，但没有儿女，两口子非常希望抱养一个孩子，最好是儿子。霍宝那天跑去找到老板，告诉他关于张牛大和林七妹的事儿，老板喜出望外，立即叫文秘书和霍宝去找张牛大和林七妹商量，取得同意后，林七妹去医院检查，医生肯定地说是个男婴。于是在初秋的一个早晨，林七妹在文小姐的安排下顺顺当当地生得一子，重达八斤。

文小姐立即电告老板：“恭喜您后继有人。”

张牛大很快由一名普通劳工提升为车间主任，工资也涨了一倍。

张牛大把这消息告诉了林七妹，林七妹也高兴了一阵子，但不久就皱起了眉头，神态凄凉。

张牛大当了车间主任便不再是以往的张牛大了。他时常对昔日的兄弟姐妹叱五喝六。工人对他意见很大，但又敢怒而不敢言，因为车间主任有权叫车间里任何一个工人卷铺盖滚蛋，所以没有谁愿意去品尝一下炒鱿鱼的滋味儿。

只有霍宝把张牛大当作一堆臭狗屎。妈的，才做了几天狗腿子就翘尾巴了？也不想一想自己爬上去是靠的什么。大公鸡穿破衣裳，以为就有人样儿了？哼！

于是就有人开始怀疑：张牛大那小子蠢头呆脑，凭什么让老板看中了？一时间全厂上下议论纷纷。

张牛大找到霍宝说：“你都说了？”

霍宝说：“现在没说，但今后说不说我不敢保证。”

张牛大说：“你没说那些混蛋怎么都知道了？”

霍宝又说：“你心虚了是不是？既然敢作婊子还怕别人骂你是娼妇？”